

第一章

夜色沉沉，一道刺眼的闪电将天幕撕开了一个口子。随之而来便是一声惊雷。这雷声实在骇人，仿佛是在空中炸响的。八月，正是闷热得令人想找个地洞钻下去的月份。台风裹挟着暴雨，疯狂地朝钱王江边的鲁家湾大队扑来。仿佛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现在的钱王江波涛汹涌了。天黑之前，它还温顺得像个媳妇，这会儿，却像是发了疯似的，巨浪层层叠叠，伴随着潮水冲向堤岸。堤岸上，水花四溅。

一道微不足道的手电光在堤岸上闪烁。手电光随着奔跑在不停地晃动，依稀可以听到奔跑着的喊潮人丁老三的喘息声，喘息声被风送来，又一股脑儿地收走了。他边跑边喘息，身子好像要飞了起来似的。他几乎是连滚带爬跑向那口大钟。大钟悬挂着，两根支撑的木柱在摇晃，吊着大钟的绳子则发出金属一样的声音。狂风再起，还没等丁老三跑到大钟前，剧烈摇晃的吊大钟的绳子断了，大钟滚落。丁老三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顷刻，传来他声嘶力竭的呼救声：“潮来了，潮来了……”他摔了一跤，手中的手电滚落，熄灭。随之便是一声决堤的巨响，巨浪滔天。丁老三像一片树叶一样，消失在大水之中。

奔涌的江水像巨兽一样扑向鲁家湾大队。天空显得异常干净，好像被洗过了似的。走着的云开始奔跑，一眨眼便消失了。茅草舍一间接一间地被汹涌江水席卷而去。电闪雷鸣。瞬间照亮了人间灾难。一切都在消失。一双双在水里沉浮、挣扎、隐现的大手

小手，到处都是稍纵即逝的哭喊声……

一缕阳光显现。水慢慢退去了。钱王江边的鲁家湾大队消失了。之前的茅草舍不见踪影。一些倒塌的茅草舍掩于泥沙之中。水上漂浮着茅草、衣服、木桶、断木头等。一个被水包围的土堆上，有个人动了一下，她坐了起来。13岁的鲁小妹，披头散发，撕心裂肺地哭喊：“爹，哥……”她的声音传了开去，像水面上微微荡着的涟漪似的。她恐慌地看着土堆上的土在一点点掉落水中。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突然，身子一歪，掉进了水里。她拼命地爬上了土堆，全身湿淋淋。她再次哭喊：“爹，哥……”嗓子嘶哑了。

距此土堆约百米处，一只满是泥的手紧紧抓着一根笔直竖着的木头。这只泥手拿掉了盖在头顶的铁锅，不安且嘶哑地喊：“伟潮，小妹。”不远处，剃着光头却顶着一片菜叶的鲁伟潮从附近散架的草舍屋顶里钻了出来：“爹。我在这里。”“小妹呢？她人呢？”鲁阿牛一脸焦急。鲁伟潮停下抹脸的动作，将双手握成喇叭状：“小妹……小妹……你在哪里？”他哭了：“爹，小妹一定是被大水冲走了。呜呜。小妹死了，她一定死了。”鲁阿牛怒声道：“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找，我们赶紧找。”他走到鲁伟潮身边，父子两人齐心协力扯拉着这堆又湿又重的茅草。一只绣着一朵荷花的鞋子出现在他们眼前。鲁伟潮一个箭步上前，抱着鞋子，号啕大哭：“小妹的鞋，姚婶给小妹绣的鞋。”鲁阿牛一屁股坐地上，说不出话来。

这时，从不远处的土堆后面传来一个悲痛欲绝的声音：“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鲁伟潮愣了一下，说道：“是姚婶，姚婶她还活着。”抱着鞋子的他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此时，姚婶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头发上、脸上全是泥沙。她用手捋了一下脸，眉宇间全是悲伤。鲁阿牛冲了过去，低声道：“阿英，阿福他们呢？难道……”他不敢说下去了。姚婶悲痛欲绝地摇晃着：“尸骨无存呀，我的大军、定强、曼丽呀，你们留下我一个人，我可怎么活呀？”她的身体持续地摇晃，随时都将倒下。鲁阿牛快步上前，扶住她，轻声道：“阿英，你要

坚强。”姚婶闭上眼睛，泪流满面。

“人……人……”鲁伟潮突然道，他的手机械般地抬起。在姚婶的身后方向，几个高矮不一的泥人正陆续地站起来。他们一律是泥脸。姚婶回过头，发疯一样奔跑过去。她接连跌了几跤。她从地上爬起，连滚带爬过去。她搂住一个人就使劲抹他脸上的泥，嘴里“定强，曼丽”地叫着。鲁阿牛看着姚婶有些疯疯癫癫的样子，双手抱头蹲了下来。鲁伟潮呆呆地站着，紧紧地抱着手里的绣花鞋，泪水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晚饭时，一家三口坐在小桌子边吃饭。鲁小妹开心地說道：“哥，姚婶说了，以后啊，每年都给我做一双鞋子。”15岁的鲁伟潮笑着说道：“小妹，姚婶家好几口人呢，为啥给你做？”鲁小妹不高兴了。鲁阿牛见状，笑道：“小妹，你将来长大了，给姚婶做。做人要知恩。”鲁小妹重重地点点头。

在那个土堆上的鲁小妹惊恐地看着身下的泥土随着流水在不停地塌落，她像个病人一样站了起来，摇晃一下之后，扑通一声落进了水里。她顺着水流漂走了。另一只绣花鞋在水面上漂浮。依稀传来姚婶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而在钱王江的决口处，可见许多沙包和支撑的木柱，高高地垒起，像一堵铜墙铁壁。此墙长约一里。

一面红旗在随风飘扬。红旗下，一堆泥人横七竖八躺在高高的沙包下。几架梯子摆放凌乱，其中有散架的；一些绳子散落在地。躺着的人有的睡着了，发出了沉重的呼噜声。有人半醒半睡，一副起不来的样子。突然，一声尖厉的哨音响起。人堆里，一个全身是泥、疲惫不堪的男人猛地坐起：“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他再次吹响了嘴里的哨子。躺着的人群不情愿、慢腾腾地坐了起来。昨天晚上，他们拼尽了全力，个个累得够呛。男人打量了一番歪歪斜斜站起来的众人，大声叫道：“老铁头！老铁头！”一个按着流血膝盖的人应声：“汪书记，他去公社了。”男人愣了一下，大声：“都

给我起来，整队。”他整了整凌乱的衣服，扭了扭脖子，然后大吼：“听我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喂，排头兵，对，就你，抬头挺胸。都有，稍息。”

列队的众人脸上呈痛苦之色，有人哎哟、哎哟地叫。有人道：“汪书记，我站不住了，两条腿在打摆子。”话音刚落，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哄笑。又一人道：“汪阿兴同志，我的力气使光了，一点都不剩了。”说完，一屁股坐地。众人再次发出哄笑声。汪阿兴神情严肃，一声不吭。他缓慢地将吊在脖子上的哨子摘了下来，放在嘴里，又吹响了，这一回吹的哨音是紧急集合。众人利索地列队，瘫软在地的两人也站了起来，被人搀扶着站在了队列里。这时，有人说：“汪书记，你流血了。”血顺着汪阿兴的肩膀流下来，将左臂染得血红。他并不理会，大声道：“昨夜抢险，大家都累得够呛，有同志还吐血了。可这是非常时期，我顾不了这么多了。现在，我下命令，按昨夜抢险时的分组，赶快搜救群众。老铁头不在，他的那个组由……”

“老铁头来了。”汪阿兴转头望去，矮个子的老铁头跌跌撞撞地跑来：“汪书记，汪书记，县里来人了。”话音刚落，他一脚踩空，掉进了一个水坑里，他在水坑里扑腾着。有人笑道：“落汤鸡。”汪阿兴跑了过去，一把拉起了他：“县里的人呢？”一身泥水的老铁头一脸苦笑，吐掉了嘴里的泥沙：“在公社，唉，杀威棒就要打下来啰。”汪阿兴愣了一下，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老铁头叹了一口气：“听天由命了。”汪阿兴一脸不悦地道：“少说丧气话。”他手一挥道：“同志们，按我刚才的分组，马上搜救群众。”老铁头将头一昂，大声道：“怎么搜救？大水汪洋少说也有方圆几十里，就这么点人撒开去，无异于大海捞针。再说都去搜救，大堤还守不守了？”

汪阿兴望了一眼沙包墙，大声道：“留一两个人看守大堤。一有情况马上报告。”老铁头冷笑一声：“怎么报告？要电话没电话，那口大钟又不见了，难道靠嗓子吼啊？”汪阿兴脸色一变：“那你说

怎么办？”老铁头脸色缓和下来，指了指沙包墙道：“依我看，搭高梯子插上红旗，红旗飘着就没事，红旗没了一定出事了。”汪阿兴想了想：“好，就依你说的办。我给你留个人当助手。”他指了指膝盖流血的那人：“就你。”老铁头愣住了：“这……这……那县里的来人怎么办？”“不管了，让他等着吧。走！”汪阿兴大步地走了。

众人按小队分散地走了。老铁头愣愣地站着，不时地摸一下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地上坐着的人说道：“老铁头，你这不是害我吗？要是来潮水，把江堤冲垮了，怎么办？”“你不是有腿吗？”老铁头手一指他的腿道，“跑呗。”“腿？我腿都快断了。来潮水了，你得背我，”地上坐着的人手撑地站了起来，嘴里哎哟地叫了一声，然后又道，“这个汪阿兴，我看啊，是个草包。”老铁头愣了一下道：“为什么？”那人摇摇头道：“不是草包会来我们宁和公社吗？”老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坐了下来，看着高高的沙包墙，突然流泪了。那人也流泪了。他们知道，这次钱王江决堤，肯定又死了不少人。

百里之外的萧金县城，街道上一片凌乱。路面的积水渐渐退去，一些被台风刮断的行道树东倒西歪。一些人正在清理。偶尔，有人推着自行车慢腾腾地走了过去。街道旁的萧金县革委会办公楼前面的灰色墙壁上，刷着一排白色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门口，则像医院一样，人进人出。偶尔有人捂着脸无声地哭着，走了。

一楼的值班室电话铃声不断。几名工作人员十分忙碌，分别接听或摇着电话机。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金健康急匆匆走进值班室：“小章，宁和公社的电话通了吗？”工作人员擦了一下额头的汗：“金主任，还没通。”金健康皱眉道：“十万火急啊。继续接，通了马上报告。”他急匆匆地走了。话务员使劲地摇着电话机，大声叫道：“喂，喂……”

皱着眉的金健康急匆匆地走上楼梯，想了想，转身朝二楼的会

议室走去。门口，两名值勤的民兵肩枪，一副警惕的样子。金健康走到他们跟前说：“撤了吧。”“没有上级指示，我们不能撤。”一名民兵道。金健康生气道：“上级？我不就是你们上级吗？撤了！”两名民兵不吭声，但依旧不走。金健康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推门进去了。

会议室内烟雾腾腾，神情严肃的众人坐着。大家都不吭声。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像。气氛显得凝重。黑脸的县革委会书记张建设突然一拍桌子道：“同志们，人命关天，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们开会研究，从晚上到现在，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他看了一眼走过来的金健康道：“老金，水退了吗？电话接通了吗？能去宁和公社了吗？！给我想办法调船！”金健康摇摇头，一脸无奈道：“电话还没有接通。船全部调去采石场了。”坐在张建设旁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宝年道：“张书记，钱王江决堤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在座全体干部的命运，这是大事啊，要慎重考虑。”

众人点头。张建设火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宁和公社，可是你，你倒好，一直扯着我开会。从晚上开到现在，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王宝年有些不悦道：“张书记，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我扯着你，是这起事件扯着我们。我们先要对这起事件有个定性，口径必须一致。是强台风遇上厉害的天文大潮，钱王江才决堤，这是百年一遇的天灾。至于你说的人祸呢，这个还是再研究研究嘛，慎重一点好。”他又点着了一支烟。有人附和道：“是呀，是呀，百年一遇的强台风导致钱王江决堤，这是谁也没法子预料的天灾。”赞同此观点的人纷纷点头。张建设大声道：“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现在没有时间再坐在这儿继续研究下去了。一方面我们要赶紧向上级汇报钱王江决堤事件，这事由我负责。另一方面王副主任你负责牵一下头，马上安排好灾民的生活。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我们不能寒了他们的心。”

此时，一名同志跑了进来：“张书记，省革委会柳副书记的电

话。”气氛瞬间凝重。张建设马上离开座位去外面接电话。会议室里顿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嗡嗡嗡的声音响成一片。王宝年站了起来，摆摆手，一下子安静了。他有些满意地看了众人道：“同志们，我再向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我王宝年不讲理，现在遇上这等大事了，我们不得不慎重啊。”众人点头。金健康皱了一下眉道：“王副主任，门口那两人可以撤了吧？”王宝年道：“不急。”金健康瞪了他一眼，气呼呼地走了。在门口，他瞪了一眼两个民兵，摇摇头，走向书记办公室。他看到拿着电话筒的张建设在说道：“是……是……是……”放下电话，一脸凝重的张建设对身边站着的金健康说：“老金，天要塌下来了。”金健康一脸不解。张建设长叹一声道：“萧金县就是这个命，多灾多难啊！”说着，他的泪水涌了出来。金健康着急道：“张书记，你……”张建设转过身去，抹了一下泪水，长叹一声道：“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可是我就怕这条钱王江啊。老金，走。”

两人急匆匆步入会议室。众人仿佛得到了指令，嗡嗡嗡的议论声马上消失了。王宝年起身，关切地问道：“柳副书记什么指示？”张建设痛心疾首地坐了下来：“柳副书记指示，当务之急是马上安排好灾民的生活，还有，千万不能让敌对分子散布谣言，这谣言要是满天飞，那城里就乱了，唉。”王宝年坐下，着急道：“责任呢？柳副书记有没有说这是天灾啊？这是天灾？”张建设一摆手打断他：“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他的神情有些愤怒。王宝年点头道：“我们一切按照柳副书记的指示办。”“当然按柳副书记的指示办。只是，同志们，大家别忘了，此次决堤事件我们尚不知死了多少人。直到现在，宁和公社的电话还没通，具体的伤亡数字还没有报上来。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按照指示办，我们要深刻地自我检讨。我是书记，到时候我第一个检讨。”张建设道。

大家纷纷垂下了头。王宝年看了一下众人，又道：“张书记，县城里受灾情况也不容乐观，行道树刮断，自来水供应不上，一些旧

房屋倒塌。”张建设皱着眉道：“物质和人员什么的优先保证宁和公社，宁和是重灾区。”说着，他喝了一口茶，把白色搪瓷茶缸往桌上重重一顿：“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别他娘的都像被阉了的公鸡似的。”

会议散了。两位落在后面的干部走向楼梯，边走边说。身材瘦削的干部对另一位显得略胖的干部说：“这一回，汪阿兴是阴沟里翻船了。”略胖的干部摇摇头：“汪大麻子放着好好的楼山不待，喜欢去滩涂荒凉之地宁和，他以为离开了楼山，这辈子就清白了，我看啊，他这个算盘打得太精了，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瘦削的干部叹了口气道：“唉，这是命呀，汪阿兴就是这个命。”

阳光热烈，好像光芒万丈。鲁家湾大队的灾民们渐渐多了起来。他们边呼喊，边慢慢地朝各个高地集中。他们疲惫地搀扶着向前。不时传来哭声。有一个女人躺在地上号啕大哭，两个女人使劲拉她。鲁伟潮搀扶着伤心欲绝的姚婶，缓慢走着。姚婶神情木然，好像傻子一样。昨晚的一切就像个梦。夜晚，煤油灯下，缝补着的姚婶望着熟睡中的孩子们，站起了身。靠着墙角睡着的徐曼丽突然动了一下，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梦话。姚婶轻叹一口气，走过去轻轻地拍了她几下。她翻了个身，不再说梦话了。这时，在外纳凉的徐阿福进来了：“阿英，睡了吧，外面风特别大。”姚婶轻声道：“你轻点声。”徐阿福躺了下来，他看着草舍的顶，小声道：“我寻思着，明年再修个草舍，要是哪天刮大风了，吹掉一个草舍，老天爷总会给我留一个。”姚婶苦笑道：“哪来的钱？”徐阿福自言自语：“总有办法的，总有办法的。”突然暴雨如注。姚婶紧张地看着草舍顶道：“阿福，你听。”徐阿福翻了个身：“不就是大雨吗？一年到头终归有几场大雨的。睡了。”心有不安的姚婶走到门口，望了一眼漆黑的天空，雨水在门前汇成水流。突然电闪雷鸣，一声炸雷。床上躺着的徐曼丽被雷声惊醒了，她坐了起来，揉着双眼道：“娘，我害

怕。”姚婶赶紧过去，抱着她道：“不怕，不怕，娘在呢。”躺着的徐大军和徐定强也醒来了。徐定强紧紧抱着徐大军，一脸恐惧。徐阿福坐了起来，不悦道：“都给我躺下，这煤油灯的煤油不要钱吗？”他一下子吹灭了煤油灯。黑暗里，传来姚婶的声音：“阿福，你……”突然，草舍的屋顶被风给掀了。姚婶大叫：“快跑！”话音刚落，滔滔大水摧枯拉朽，将眼前的一切都抹去了。

走着的姚婶突然矮下了身子，双手掩面，无声地哭着。鲁伟潮小声劝慰道：“姚婶，我爹说了，只要活着，总还有盼头的。”姚婶抹了一会儿泪脸，站了起来，点点头。两人在经过一道土坎时，眼尖的鲁伟潮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瞪大眼仔细一瞧，惊喜道：“姚婶，那，那不就是大军哥吗？”姚婶一个激灵，像突然苏醒过来似的：“在哪儿？我的大军在哪儿？”鲁伟潮手一指土坎下的那个人：“那。”姚婶像复活一般，狂奔过去：“大军，我的大军。”19岁的徐大军转过身来，也是一脸惊喜：“娘，娘……”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鲁伟潮边擦眼泪，边走了过去：“大军哥。”徐大军说道：“伟潮，你见着定强和曼丽了吗？”鲁伟潮摇摇头：“大军哥，你见着小妹了吗？”徐大军也摇摇头。

这时，鲁阿牛背着昏迷的鲁小妹，走了过来。湿淋淋的鲁小妹的身体在他的背上晃动着。鲁伟潮欢喜地迎了上去。当他的手触碰到鲁小妹的头发时，鲁小妹睁开了眼睛：“哥。爹，放我下来。我渴。”不远处，传来吵闹声。原来在相邻的一块高地上，一些灾民围着14岁的丁玉洁七嘴八舌责问：“丁老三人呢？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瘦弱的丁玉洁身上脸上全是泥，她一个劲地哭。一个瘦瘦的妇女尖着嗓子骂道：“是丁老三害了我们。他为什么不敲响大钟？赔我一家人的命来。赔命来！父债女还。”她一把扯住丁玉洁，推来搡去。另外几名妇女也都咒骂丁玉洁。她们的神情无比愤恨，恨不得要将丁玉洁撕了似的。丁玉洁害怕极了。

牵着鲁小妹的鲁阿牛看不下去了，走了过去，大声道：“你们别

这样逼她了，她还是个孩子。”一个男人跳了出来，眼睛血红：“阿牛，我们就是要让她去死，让她赔命。”“阿宝，你让她赔什么命？！你们这是干什么？！”鲁阿牛厉声道。徐阿宝指着丁玉洁，愤怒地道：“丁老三害人，让她赔命。让她殉葬。”旁边几个人齐声道：“对，让她殉葬。”鲁阿牛把丁玉洁扯到了自己身边：“我不许你们动她。”徐阿宝扑了上来，与鲁阿牛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地面上翻滚。鲁阿牛将他压在身下，喘着气道：“阿宝，玉洁也是鲁家湾的女儿。”徐阿宝把整张脸埋在泥地里，一副不想活的样子。鲁阿牛扯起他，说道：“乡亲们，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大的台风，大暴雨，还打雷，哪还听得到钟声？丁老三他，他也……”他望了一眼丁玉洁：“唉，这是命啊。”丁玉洁依旧惊恐地大睁着眼，令人心生怜悯。鲁小妹拉住丁玉洁的手道：“玉洁姐，我爹在，你别怕。”丁玉洁紧紧地咬着嘴唇，忍着不掉泪的样子，身体持续地颤抖着。鲁阿牛望了一眼远处，说道：“乡亲们，我们赶紧找人吧。”

远处，隐约可见一支搜救队。搜救队员别着红袖章，手持锣和脸盆，一路走，一路敲，一路喊：“有人吗？还有人吗？”后来，随着呈现的场景越来越凄惨，队员的声音也越来越悲伤，带着哭音：“有人吗？还有人吗？”一名搜救队员蹲了下来，呜呜地哭着。另外几名搜救队员看了一眼四周的汪洋一片，也都哭了。哭声仿佛遥远的钟声，荡了开去。

窗外的水依旧还在荡漾着，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砰的一声，桌子震动了一下，好像天空炸了雷似的。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张旧桌子上搁着一架手摇电话，一把木椅子的油漆掉得差不多了。墙上挂着一幅萧金县地图，紧挨钱王江的宁和公社被红色圈着。汪阿兴将拳头松开了，背着手在萧金县地图前踱来踱去。他突然又重重一拳砸在墙壁上，转身猛地拿起桌上的电话机，喂喂两声后：“他娘的，都是吃干饭的。”他重重地把话筒扔了，大喊：“老铁头，老铁头。”

没人应声。他趴在窗口，仿佛听到远处飘来的哭声。他眼前好像闪现出一幅凄惨的画面，他全身软绵绵地一屁股坐地，抹了一把泪。他的臂很是疼痛。他咬着牙，大步走向门口，全身湿淋淋的马加荣冲了进来，两人差点迎面相撞。马加荣道：“总算让我逮着你了。”汪阿兴一惊：“是马秘书呀，老铁头说的县里来人就是你啊，咦，张书记也来了？”他踮起脚紧张地往马加荣身后张望。马加荣摇摇头道：“张书记来不了，王宝年副主任一直拖着张书记开会，张书记脱不了身，我是传令兵。张书记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安顿好灾民的生活。”汪阿兴点点头：“请组织上放心。”马加荣道：“电话也不通，水淹了路，宁和公社真成孤岛了，伤亡情况怎么样？我听说你带搜救队去搜救了。”汪阿兴的眼睛红了，他强忍泪水，哽咽道：“我……我……”马加荣善解人意地望着他。

汪阿兴又一拳砸在桌上：“马秘书，没想我刚来宁和公社就遇上这种事。目前，伤亡的数字还没统计，但从搜救的情况来看，还算不错，具体的数字要到明天才出来。”马加荣着急道：“你要抓紧，你知道张书记的脾气。”他发现了汪阿兴的左臂还在流血，关切地道：“你受伤了？”汪阿兴不在乎地道：“擦破点皮。”“让卫生院给你打一针吧，要是得了破伤风，就是神仙转世也救不了。”汪阿兴道：“死不了。”

马加荣看了看四周道：“光顾着说话，嗓子快冒烟了。给口水喝。我可是游过来的，水漫漫一片，根本就没路了。”“实话告诉你马秘书，一滴水都没有。”马加荣吃惊道：“你的那几只大缸呢？我刚才来时就听说公社办公楼因为地势高，没被淹呀。”汪阿兴道：“大缸里的天落水我都让搜救队用军用水壶灌走了，天气这么热，灾民们需要水。”马加荣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道：“你们宁和公社也真够穷的，我知道，就那几只大缸还是你从县里偷来的。”“那不叫偷，叫借，是向县委招待所黄所长借的，我打了借条。”汪阿兴一脸苦笑。马加荣一拍脑袋：“在你眼里，借跟偷没什么区别。”“马

秘书，你这话可不对，偷就是偷，借就是借，这是两码事。”汪阿兴大声道。马加荣一拍脑门道：“啊呀，差点忘了大事。张书记最后叮嘱说，告诉汪大麻子，要是办砸了，我找他算账。”汪阿兴叹了口气道：“现在就是把我脑袋割了我也无话可说。你回去告诉张书记，我不会让一个灾民没水喝，没饭吃的。”“那我先回去了。张书记还等我的汇报呢。”他使劲地咽了一下喉咙：“真渴。”他转身欲走。“马秘书，你不许跟张书记说几只大缸的事，”汪阿兴着急地道，“我怕他让我送回去。”“放心吧。我保密。”马加荣快步走了。

汪阿兴走到门口，想了想，又转身走到地图前，皱着眉。他看了一眼肩膀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继续摇电话机。他心急如焚，电话不通，宁和公社就跟外界断了联系。而他之前派出去的公社文书张文化还没有回来。

公社楼下，模样清秀，身材高挑，约二十七八岁的卫生院方医生背着药箱急匆匆走着，她与马加荣打了个照面后，走进楼里去了。马加荣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脚步，然后快步走了。

汪阿兴咬着牙，小心地撕着黏在皮肤上的一些衣服碎布条……他的左臂血淋淋的。进来的方医生见了，忙说：“别动。”汪阿兴吃惊地看了她一眼：“方医生，你……你怎么来了？”方医生一步上前，说道：“汪书记，你别动，别动。”她利索地取下药箱，打开，取出纱布。“方医生，没事，我自己来。”方医生皱着眉道：“皮肤都磨烂了，还说没事。你别动，我先给你消毒，然后包扎。”她说说着走了过来，又道：“来，我帮你脱衣服。”汪阿兴有些不好意思：“方医生，这，这……”方医生也不多说，上前就利索地替汪阿兴脱了上衣，然后打开药箱，用红药水在伤口处涂抹，轻声道：“疼吗？”汪阿兴脸红红地道：“方医生，还是我自己来吧。”“汪书记，我是卫生院的医生，现在你必须听我的。”她边说边干，利索地缠上了纱布，刚想绑上，这时电话响了。

汪阿兴欢喜道：“谢天谢地，电话总算接通了。”他一手抓起电

话，大喊道：“喂，我是汪阿兴，嗯，张书记……是……是……是……”他搁下电话：“方医生，我现在得去安置点。”方医生吃惊道：“还没绑上呢。”汪阿兴道：“算了，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他大步走了。方医生愣愣地站着，醒悟过来似的：“汪书记……我有事要跟你谈。”她匆忙收拾药箱，然后追了出去。可是，汪阿兴骑着自行车一溜烟就走了。方医生呆呆地站着。她发现眼前的水退得很快。

汪阿兴在乡间小路上骑着自行车，路上仍有积水，且显得坑洼不平。他娴熟地骑着车，在路上扭着S形。远远地，便看到了宁和学校的校门。他突然跳下车，用手探了探路边的积水，发现水没过手掌。他看着远处依旧汪洋的水面，皱眉想了一会儿，骑上车，走了。宁和学校的校门呈现在他的眼前，墙上刷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汪阿兴又跳下了车，推着走着。他听到了吵闹声。他加快脚步走去。

学校的小操场上，一群人吵吵闹闹，有躺地上的，也有哭喊的。操场的一角，丁玉洁蹲在地上，惊恐地望着，她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突然，人们安静下来了。两个男人抬着那口大钟进来了。众人围了上去。丁玉洁也站了起来，踮着脚望。“当……”接连敲了几声后，有人大喊：“丁老三呢，他躲哪去了？把他找出来，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丁玉洁马上蹲下，身子缩了起来。她在发抖。“我的儿你死得好惨啊……”有妇女又开始哭喊起来。有人马上朝丁玉洁走来。丁玉洁脸色惨白，剧烈地抖动起来。几个妇女围着丁玉洁，又哭又叫。姚婶大步过来了，着急道：“大家别难为她了。”鲁小妹也跑了过来道：“我爹说了，玉洁姐从今往后成了孤儿了。”她站在丁玉洁前，伸开双臂。丁玉洁突然放声大哭，肝肠寸断。

姚婶落了泪。她搀扶起丁玉洁，道：“苦命人啊。我们都是苦命人啊。你们就放过她吧。”徐阿福走了过来，瞪了丁玉洁一眼，怒声道：“长得就像个狐狸精，克父。”姚婶训斥道：“阿福，你少说几

句。”“丁老三要是不死，天理都难容。那天晚上他喝了酒，醉成烂泥，哪还会想着敲钟报警呢？顾自逃命都来不及了。我猜想啊，他早逃到县城去了。”徐阿福道。丁玉洁沙哑着嗓子，大声辩解：“我爹没有喝酒。我爹也没有顾自逃命。”她声泪俱下。徐阿福一脸不屑道：“要是哪一天让我遇见他，扇他100个巴掌都不解气，非得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姚婶恼火地道：“徐阿福你给我闭嘴！你越说越离谱了。现在定强还没找着，不知生死，你，你……”她流泪了。徐阿福走了。姚婶擦了一把泪，道：“玉洁，你别听你阿福叔，他就是一张烂嘴。”鲁小妹安慰丁玉洁道：“玉洁姐，走，找我爹去，我爹会保护你的。”她牵着丁玉洁的手走了。身后的姚婶叹了口气。

众人围着钟。哭声若有若无。时间仿佛静止了。鲁阿牛搂着丁玉洁：“乡亲们，都别哭了，公社搜救队找着了定强，也找着了好几个人。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旁边，姚婶紧紧地抱着惊魂未定的徐定强，泪流满面。他们慢慢散了开去。这时，“当……”钟响的声音传来。“别敲了，别敲了！”有人哭喊，“这是丧命钟。”

到了校门口，汪阿兴匆忙跳下车，随手将自行车一丢便跑了进去。此时，在校外的另一条小路上，戴着眼镜的莫校长也匆匆跑来，叫道：“汪书记，汪书记……”大步走来的汪阿兴：“乡亲们，我是公社党委书记汪阿兴，鲁阿牛同志说得好，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小姑娘别哭。”他搂紧了身边的鲁小妹，又道：“乡亲们，公社把你们安排在学校，暂时住下，有什么问题呢，你们跟莫校长说，跟我说。”莫校长点点头。鲁阿牛道：“汪书记，有你这句话，我们大伙儿心里就踏实了，只是，只是……”“有什么话尽管说。对了，刚才你们……”鲁阿牛望了一眼丁玉洁道：“没什么，汪书记，家没有了，我们可以重建，反正这些年我们也习惯了，钱王江想哪一天坍江就哪一天坍江，只是，只是我们鲁家湾大队的老支书也不见了，我们，我们……”汪阿兴点点头，一脸沉重地道：“缺个带头人吧？鲁阿牛同

志你就担起这个责任来。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寻找幸存者的。县革委会张建设书记指示,要安排好你们的生活。你们放心,我坚决落实张书记的指示。乡亲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众人齐声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莫校长摘下眼镜,擦了擦泪水。

众人鱼贯而入。汪阿兴摸了摸墙壁,又拍了拍。莫校长推了推眼镜道:“汪书记,宁和公社最结实的房子就是学校了。这房子是宁和公社二十多个大队共同修建的。可不比那些茅草舍,风一刮就倒,火一点就着。这墙是石头砌的,这石头是从十公里外的雷山拖来的。”“那我放心多了。这可比我们公社革委会办公楼结实多了,我们那是泥垒的,一到下雨天,地上就湿答答,我刚来报到的那天就摔了一跤。对了,一共少了几个孩子?”莫校长有些痛心地道:“目前还不清楚。”汪阿兴叹了口气,转身道:“乡亲们,你们暂时住在这儿,渡一下难关。要相信党,相信公社。”鲁阿牛点点头。“汪书记,我们几时能回鲁家湾?”姚婶问道。汪阿兴犹豫了一下道:“快则一个月,迟则三个月。对了,莫校长,麻烦你带人马上去一趟公社,搬一只大缸来。顺便去公社食堂里把米、面、红薯什么的,反正能吃的都给我统统拿来。”莫校长道:“到时我打个借条。”汪阿兴从裤兜里拿出一枚个人私章,递给莫校长:“你打借条的时候就盖我的章,就说这些是我借的。”莫校长为难地说道:“这……”汪阿兴道:“当务之急是要保证每个灾民不饿肚子!”他想了想又说道:“莫校长你放心,苦日子总会过去的。我先走了。”他急匆匆走了。在校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众灾民,心里一酸,跑了。

他走到自行车前,刚推上车,老铁头便匆匆地走来了,一脸不悦地叫道:“汪书记。”“老铁头,你来得正好。红旗插上了吧?对了,搜救队的情况报上来了吗?还有,你赶紧给县里打报告,要求……”他此时才发现老铁头一脸不悦,便问道:“出什么事了?”老铁头不吭声。汪阿兴不悦地道:“老铁头,我问你话呢?你装什么